

# 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

## 文友夸咱洛阳美

□韩留芳

牡丹花开,远在异乡的文友慕名前来洛阳游玩赏花。

我和文友一行十人到国花园观赏牡丹。走进国花园大门,沁人心脾的花香扑鼻而来。园里花如海,人如潮,满园牡丹姹紫嫣红,在微风的吹拂下轻拂枝条,以妩媚的笑容向游客们致意。人们徜徉在花海洋里,尽情地观赏国色天香的雍容华贵,灿烂美丽。

姚黄、魏紫、洛阳红、二乔、青龙卧墨池……朵朵锦绣,竞相争艳,让人目不暇接。

文友们兴奋得像小孩子,喜笑颜开,惊呼着跑来跑去,赞叹道:“洛阳牡丹甲天下,真是名不虚传啊!”他们有的蹲在花旁,有的站在花丛中,有的把脸贴在硕大的牡丹上,摆着各式各样的姿势,笑脸与牡丹相映生辉。他们用相机把这美丽的瞬间变成了永恒的纪念,用相机记录着牡丹仙子的神韵。

我们又去了明堂、天子驾六博物馆、龙门石窟、关林、白马寺……每到一处,他们都流连忘返,禁不住赞叹:“洛阳太美了!回去告诉亲朋好友,明年一起来洛阳游玩,观赏牡丹风采,领略古都洛阳厚重历史之美!”

## 花中故乡情

□孙咏洁

小时候,我不喜欢牡丹,甚至有排斥的心理。在我看来,都是花,开在哪里有什么关系?

我纳闷儿,同样的花,年年有人驱车千里,只为一睹其风采。读过刘禹锡的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”,我依然不屑。论清高,它怎比梅菊?论样貌,它不及桃李。花朵太大,花瓣杂乱,远看笨拙不堪,近看缺少灵气。

外出求学的日子,我很少见到牡丹,也很少想起牡丹。离乡第五载,在异乡的公园中我偶见一株牡丹,在绿地上兀自开放,它却丝毫无孤立无援的局促。花竟像是被雕琢过的——花瓣由浅到深,层层叠叠;边缘参差不齐,却因其错落显得气度非凡;花瓣卷曲方向看似无条理,却恰到好处。那桃李之花固然甜美,可太单薄,怎经得起端详?牡丹端庄、厚重、耐人寻味。寻遍万紫千红,竟找不出第二种花像牡丹一般,不用搭配精巧的亭台楼阁,也能自成风景。

更重要的是,看到牡丹的那一刻,我说不出来话,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这是我的家啊。洛阳的历史之丰厚,岂能以寥寥数字而蔽之?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,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中枢,是强汉盛唐繁极一时的经济文化中心。

“儒学渊源于此,道学肇始于此,佛学首传于此。”历史的风尘早已掩盖昔日盛景,我们只能从白马寺、龙门石窟的古迹与古书的记述中窥知一二。可这古城的气息早已融入洛阳人的血脉,一代代传承下来,千年古都的情怀让洛阳人对牡丹的喜爱深入基因,只因为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。

任历史兴替,牡丹都不改其色,自开自落。于这城,它是国色天香,是其风骨与精神的象征;而于我,它以雍容华贵、端庄大气之姿,将我的灵魂永远与这座城系在一起。

## 牡丹花前幸福人

□王慧丽

公园里的牡丹株株婀娜多姿,朵朵娇艳俏丽。

游人中有一对老人,他们满头银发,精神矍铄,走着、说着、笑着,对着花儿大加赞美。

到了几株盛开的牡丹前,老先生掏出手机,对老太太说:“来,来,站到那儿,给你照几张。”说话间,老太太整了整衣襟,端庄地站好了。老先生选好了最佳拍摄角度,刚要照,又说:“再笑笑嘛,长得恁好看!”老太太有点儿不好意思:“这么多人,快照吧!”说着,她笑得更开心了。

接下来,他们想照一张合影。老先生单手举着手机,一直在抖,看样子是照不成。看到此景,我说:“我来替你们拍几张吧!”镜头里,老太太轻轻地靠向老伴儿的肩头,她的右手揽着他的腰,他的左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头。我说:“很好,别动啊!”

就在我要拍摄的一瞬间,老先生说:“停一下,闺女,先停一下。”只见他用手整了整老太太被风吹乱的头发,又把自己的衣角拉了拉,声音洪亮地冲我喊:“好了,照吧!”

镜头记录下了花前这相偎相依的老两口。

## 牡丹文化节寄语

□牛治安

预兆福门紫气笼,  
祝寿琼酒醉仙翁。  
洛神出水倩影翩,  
阳春花放鸟争鸣。  
第府庭前蜂蝶戏,  
三蒂竞娇艳邀宠。  
十步台阶肩踵接,  
六色五颜人香融。  
届莅天南地北客,  
牡蛎盛宴饕餮情。  
丹霞曙光添锦绣,  
文征墨香染画屏。  
化蝶望茧空有泪,  
节操常在知何境。  
圆月寄思乡情长,  
满是天涯归怀容。  
成真美梦易疏志,  
功名利禄勿强争。

## 游兴洛湖公园

□周绍祖

五湖联动碧波明,  
牡丹樱花夹岸红。  
姑娘花海忙拍照,  
张张剪裁堪作屏。  
曲桥绕亭通幽处,  
素手琴弦化春风。  
枝头鸟儿向天问:  
是否西湖迁洛城?

## 第一次看牡丹

□段宏波

第一次看牡丹,是在30多年前,那时我刚上初中。

校园里传唱的《牡丹之歌》,撩起我和国强看花的欲望。星期天早上,我们合骑一辆自行车,沿柏油马路一路向西。由于路途不熟,我们边走边问,中午时分才摸到王城公园。

公园门前像赶集似的,人山人海。进入公园,花坛前更是水泄不通。我们如小小的浮萍,被人流带到花坛前。蓦地,一池牡丹出现在眼前。惊艳,恍惚,如临仙境。

见惯了鸡冠花、桐花、油菜花,以为世上的花都是三五片花瓣围成的。牡丹却不是这样,花朵大气磅礴,抵得上七八朵桐花那么大,花瓣层层叠叠,挤挤挨挨,仿佛花中又开着花。牡丹似乎掌控了颜料盒,什么颜色都有,既有槐花的白,又有油菜花的黄,既有鸡冠花的红,又有桐花的紫。

那年代相机是稀罕物。我俩极羡慕地盯着一个拿相机的中年人,看他神气地端起相机,咔嚓咔嚓,把一朵朵牡丹收入盒子。我们跟着他,他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。

他发现了我们,很友好地招呼我们在花坛前站好,举起相机,按下快门。当他说他会把相片寄给我们时,我们面面相觑,不敢相信。

一个多月以后,我们收到寄来的相片,看到花坛前稚气的身影,我们几多感慨。每年牡丹季,我都会想起第一次看牡丹,想起那张照片,想起那个陌生的中年人。